

廿二史劄記

冊九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一

陽湖

明史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廷敬張英先後
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論古有識後王
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蓋自傳至五十三年
博學宏詞諸臣分纂明史葉方藹張玉書總裁其
事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先後
爲總裁官而諸纂修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後王
書任志書廷敬任本紀鴻緒任列傳至五十三年
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尙未就鴻緒又
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

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爲總裁卽鴻緒本選詞

臣再加訂正乾隆初始進呈蓋閱六十年而後訖事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尙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記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於其間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遼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時日迫促不暇致詳而潦草完事也他不具論自魏收李延壽以子孫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譜一傳中有數十百年事閱一傳卽須檢數朝之史宋子京以爲簡要其實轉滋瞽惑明史立傳則各隨時代之先後除徐達常遇春等子孫卽附本傳此仿

史記漢書之例以敘功臣世次楊洪李成梁等子孫亦附本傳則以其家世爲將此又是一例至祖父子孫各有大事可記者如張玉張輔父子也而一著功於靖難一著功於征交則各自爲傳以及周瑄周經耿裕耿九疇楊廷和楊慎瞿景淳瞿式耜劉顯劉綬等莫不皆然其無大事可記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

如何文淵先敘於其子何喬新傳首劉仁宅先敘於其子劉大夏傳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瀚傳後附其子廷機及孫子濂許進

傳後附其子誥讚議論等此以子附父也

否則如楊肇基及子御蕃各有戰功則

御蕃可附肇基傳矣而以其功在登萊則甯附於同事之徐從治傳而不附肇基傳其他又有稍變通者徐壽輝僭號稱帝應列羣雄傳而以其不久爲陳友諒所殺則并入友諒傳而壽輝不另傳姚廣孝非武臣而以其爲永樂功臣之首則與張玉

朱能等同卷黃福陳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則文武同卷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總兵有戰功則與諸將同卷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術應入方技傳而以其藉此邀寵則另入佞倖傳此皆排次之得當者也自宋史數人共事者必各立一傳而傳中又不彼此互見一若各爲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閱易眩明史則數十人共一事者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卽各附一小傳於此人傳後卽同事者另有專傳而此一事不復詳叙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是也否則傳一人而兼敘同事者如陳奇瑜傳云與盧

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亦云與奇瑜同
破賊烏林關等處是也甚至熊廷弼王化貞一主
戰一主守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不另傳
而并入廷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島帥
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不另傳而并入崇
煥傳內此又編纂之得當也而其尤簡而括者莫
如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
靳義等方孝儒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
升傳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
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
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
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旣附文
臣同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若再附武臣則篇幅

太宄乃以諸武臣盡附於劉肇基傳以及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旣按其尤異者各爲立傳而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百人則一一見其氏名於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載其姓名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概刪之則盡歸泯滅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諸人名姓仍得見於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又高倬後附書南都殉難者張捷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吳嘉允龔廷祥六人而所附小傳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維垣獨缺則以此二人本閹黨其事已見各列傳中不屑爲之附傳此則附傳中又自有區別益以見修史之斟酌不苟也至諸臣

有關於國之興替事之功罪則輕重務得其平如李東陽徐階高拱張居正沈一貫方從哲熊廷弼袁崇煥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等功罪互見枉倖並呈幾於無一字虛設雖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盡其曲折執筆者不知幾經審訂而後成篇此明史一書實爲近代諸史所不及非細心默觀不知其精審也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不參校他書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如龍興慈記徐達病疽帝賜以蒸鵝疽最忌鵝達流涕食之遂卒是達幾不得其死此固傳聞無稽之談然解縉疏有劉基徐達見忌之語縉傳李仕魯疏亦謂徐達劉基之見猜幾等於蕭

何韓信

仕魯傳

此二疏係奏帝御覽必係當日實情則

帝於達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達基二傳則帝始終恩禮毫無纖芥蓋就大段言之而平時偶有嫌猜之處固可略而不論且其時功臣多不保全如達基之令終已屬僅事故不復稍著微詞也又如草木子載宋訥以元臣降爲國子祭酒極意嚴刻以稱上意監生自縊者月不乏人死必驗視乃斂其酷甚於周興來俊臣云而明史訥傳絕不及之但謂其次子復祖爲司業誠諸生守訥規違者罪至死而已又如張輔之死據庚己編謂輔從英宗北征土木之難逃歸與家人訣而縊死於先墓今輔本傳則但謂從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難絕不及逃歸自縊之事蓋訥以嚴重立教最有師法

輔四朝勲德白首無間言故各著其所優而小疵在所略也又如楊廷和之入閣雙岐雜記謂由劉瑾之力而本傳絕不及并言廷和忤瑾瑾摘會典小誤奪其俸二級是廷和不惟不附瑾且與瑾忤矣于謙之死以石亨曹吉祥誣以謀立襄王世子故被殺謙傳但謂曹石之誣而事之真僞傳中不暇縷析則於襄王瞻璿傳見之謂英宗復辟後於皇太后閣內見襄國金符乃土木陷後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留閣中然後知非謙等當景帝不豫時取符也則謙之冤自不辨而白矣熹宗懿安張后國變時生死傳聞未確故本朝定鼎但爲崇禎帝及周后發喪成禮而張后獨缺蓋其時有

傳張后未死者

時南昌推官史夏隆云國變時后出宮爲李賊麾下劉旗鼓所得劉本舊弁事后無失禮及我朝兵至謂后不可失了朱家體面后遂縊

死 本朝實錄順治五年間有天津女子自稱張后聚衆擾畿輔又陳玉璫作宦者高永壽傳張后與周后同日縊死後有熹宗妃任氏出言爲少年所得年餘費其貲且盡任氏怒自稱我張后也胡爲至此聞者不敢隱遂送官永壽獨識之然亦不敢明正其僞故卹典不及至修史時則本紀據

陳玉璫所傳大書國變時張后縊死宮中而流賊傳亦稱李嚴保護懿安皇后令自盡使賢后不遭傳聞之誣璣尤見書法之不苟矣又胡世甯從勦江西賊王浩八等招降東鄉賊爲新兵已而復叛事見陳金傳而世甯傳不載徐階當國爲講學會張岳疏詆之謂講學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事見岳傳而階傳不載隴川用兵鄧子龍不能馭軍因餉稍緩大譟作亂鼓行至永昌大理過會城巡撫蕭彥調土漢兵夾擊之亂始定事見彥傳而子龍傳不載蓋爲名臣立傳其人偶有失誤不妨散見於他人傳中而本傳不復瑣屑敘入

此又善善欲長之微意不欲以小疵累全體也

大禮之議

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無子而孝宗弟興獻王有子倫序當立大學士楊廷和以遺詔迎立之是爲世宗世宗卽位詔議追崇所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尙書毛澄曰是可爲據澄大會文武百官議請帝稱孝宗曰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自稱姪皇帝議三上三却進士張璁獨疏謂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聖母則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帝大喜於是連駁禮官議廷臣不得已請尊孝宗爲皇考興獻王爲本生皇考興獻帝興國太妃爲本生皇太后已而桂萼疏上謂宜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

爲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
張璠又疏繼之并謂宜去本生之稱帝是之而廷
臣伏闕哭爭帝大怒杖謫者數十人於是席書等
議孝宗皇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
宜稱皇伯母興獻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
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
嫂乃詔告天下尊稱遂定今按諸臣之疏固各有
說謂宜考孝宗者楊廷和毛澄汪俊及滿朝諸臣
也廷和疏曰禮謂所後者爲父而以所生者爲伯
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毛澄疏曰漢成帝立
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
王後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師丹以爲恩義備
至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是爲英宗司馬光

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濮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明而所生亦尊矣此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二案爲據舉朝宗之者也張璠桂萼等則謂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武宗無嗣大臣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與預養在宮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繼統非繼嗣也統與嗣非必父死子繼也漢文帝則以弟繼宣帝則以兄孫繼何必奪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號也已而璠萼又疏言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

不考而方獻夫席書等亦宗其說疏言爲人後者
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也今孝宗本有武
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也陛下於孝宗未嘗爲子
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無後獨
忍武宗之無後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
武宗之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
固已乖舛矣此考興獻帝之說認尊獻夫書等之
所執也究而論之廷和等援引漢哀宋英二案固
本先儒成說然世宗之立與漢哀宋英二君預立
爲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
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爲
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欲抹煞武宗一代
而使之考未嘗爲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礙而不通

故璵論一出楊一清卽謂此論不可易也明史於毛澄等列傳旣詳其援引古義之疏張璵等傳又詳載其繼統非繼嗣之疏使閱者各見其是自有折衷而於澄等傳贊謂諸臣徒見先儒成說可據而忘乎世宗之與漢哀宋英不同爭之愈力失之愈深真屬平允至當之論可爲萬世法矣

李福達之獄

李福達之獄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問罪者至四十餘人爲嘉靖年間一大事御史馬錄巡按山西以白蓮教妖人張寅爲宏治間謀反之李福達坐以大辟武定侯郭勛以書來爲寅囑免錄遂并以劾勛已奉旨福達父子處死又詰責勛勛已伏罪矣而言者以勛由議大禮得幸共惡之遂羣起攻

勛欲正其黨逆之罪勛乃力圖反噬以議禮犯衆怒爲言帝心動特命張璠桂萼方獻夫署三法司覆訊三人故與勛同以大禮得幸爲朝臣所嫉者遂盡反其獄謂寅非福達特諸臣欲借此以陷勛重罪於是觸帝怒而盡逐諸臣此張桂等之恃寵竊權庇奸報怨罪不容誅者也然是時寅福達名姓不同亦有致疑於馬錄之有意文致者李翊戒菴漫筆載項喬之論曰寅以白蓮教惑人自有本罪而錄指爲李福達云云是固謂寅非福達矣法傳錄亦云福達五臺人寅徐溝人張爲縣中著姓譜牒甚明馬錄悉詆爲僞一筆抹去是亦謂寅非福達矣惟從信錄及林居漫錄則實指爲寅卽福達王穉登竹墅席上談亦記福達脫罪後遊於江